

魯迅先生未完成著譯書目補遺

馬 同 儼

魯迅先生在他戰鬥的一生中，為中國人民創立下光輝不朽的業迹。他辛勤地完成了大量的著作。根據“魯迅全集”所附的“魯迅著譯年表”^①，粗略地統計一下，就有：創作小說三冊，散文集一冊，散文詩一冊，雜文集十六冊，翻譯世界各國小說童話九冊又七十八篇，戲劇二冊，文藝理論八冊又論文五十篇，輯錄、校勘、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著作二十餘種。連他寫的日記、書信等合計起來，將近一千万字。若把他編校的书刊和他為別人選校的作品包括在內，估計可能不下于三千万字。这样丰富的、宏偉的文化遺產，是我們必須繼承下來，予以認真地學習和仔細地鑽研的。

然而，先生生前所計劃創作、翻譯和編選輯印的工作，絕不僅止于此。魯迅先生是一個英勇不屈的偉大的革命戰士，也是一個勤奮努力的傑出的作家和學者。在那黑暗反動的年代里，他一面用他銳利的雜文，向着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一面却絲毫也不放鬆他所進行的寫作和研究工作。他總是叮囑着自己，計劃想定之後，就要“趕快做”。^②由於長期地處於这样緊張的戰鬥、工作和生活中，這就使他不得不為之付出極大的代價——身體病弱，加以一貫地不惜精力，熱心幫助別人看稿、校稿和改稿，以致使他許多已經着手和計劃中的工作，都沒有能夠完成和實現。

一九五〇年，北京圖書館在魯迅故居初步整理先生藏書時，自己參與了這項工作，得有機會讀到更多的遺著和有關的文獻。當時曾隨手寫下一些讀書筆記，其中有關先生計劃編寫著譯而未完成的工作的，也有若干條。

今年閱讀報刊上發表的紀念魯迅先生誕辰八十周年的文章時，想起了自己曾經隨手寫下的一些有關筆記。打開舊筆記簿一看，發見過去搜集記錄的這些資料，有的已為同志們所提及，有的還沒有被大家注意到。這些資料可能仍然只是先生生前要作而未能完成的著譯工作的一小部分。但是，如果把它加工整理一下，能夠忝附在先生的著譯目錄之

後，也許對研究魯迅先生的生平和著作還有一點用處吧。因此，工作之餘，又重新予以整理和補充，編寫成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共收先生計劃進行而未能完成的著譯編選圖書三十五種。其中凡是先生已自行擬好名目的，名稱上不加括號。其他如根據先生原意代為撰名的，則另加方括號以示區別。目錄先按著作、翻譯、編輯分為三部分。每部分之下，再大体依照先生計劃寫作時間的先后順序排列（書名後括號內的年代，均系估計的準備寫作時間）。這些著譯，凡是在沈鵬年的“魯迅研究資料編目”^③中已有說明的，這裡只列舉名目。其他則就日前見到的一些資料，加以概略的記述，並擇要注明資料的出處，以備檢尋。其中所引“魯迅全集”、“魯迅譯文集”，除注明版本的，以外都是根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

限于個人的水平和見聞，目錄中收錄的不免挂一漏萬，編排和說明也一定還有許多缺點和錯誤，懇切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與補充。

一、著作部分

1. 古小說鈞沉序文（1917年）

魯迅先生早年輯周至隋散佚小說凡三十六卷。訂名為“古小說鈞沉”。書成後，因無處印行，遂擱置起來。先生逝世後，一九三八年始編入二十卷本“魯迅全集”中出版。

先生為此書所寫的“古小說鈞沈序”，則署名“周作人”，發表於一九二二年“越社叢刊”第一集上。一九四六年唐弢曾據戴望舒鈔本將其收在“魯迅全集補遺”中。^④

惟據許廣平言^⑤：先生原意似乎是在每一卷之

① “魯迅全集”，第十卷，355—367頁。

② “魯迅全集”，第六卷，495頁。

③ 沈鵬年輯：“魯迅研究資料編目”（上海文藝出版社版），192—262頁。

④ “魯迅全集補遺”（上海出版公司版），2—5頁。

⑤ 許廣平著：“欣慰的紀念”（人民文學出版社版），1—16頁。

前也有一序文。体裁略似“会稽郡故事杂集”，用来说明这一卷小说是从哪里搜辑得来，并写出原著的略历和他对这些作品的考证。但是，因为屡次想付印都未成功，同时忙于其他方面的写作，也无时间加以整理，所以未得作出。

2. 中国字体变迁史 (1927年)

3. 楊貴妃——长篇历史小说或戏剧 (1927年—1924年)。

4. 中国文学史 (1926—1936年)

5. 園剿集——论文集，一作“園剿十年”(1929年)。

第一次革命战争后，革命文学理论开始萌芽，曾在上海引起了一场革命文学的内部争论。当时创造社和太阳社一度错误地对鲁迅先生采取攻击排斥的态度。先生既对不正确的言论提出严肃的批评，也深入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事后有意搜集争论中的一些杂感，加以说明，编成一书，谓之“園剿集”。^①

但是，这一争论并不是毫无益处的。它也促使革命文学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鲁迅先生在“三闲集”序言中说过：“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②“左联”成立后，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这场争论的缺点。因此，先生以后也就无意再编这书了。

6. [一·二八] (1932年)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上海的战争，上海军民奋起抵抗。其时鲁迅先生住处正在火线内。

战事结束后，台静农可能问过先生是否可写一些“一·二八”的战事见闻。鲁迅先生在六月十八日复信中說：“‘一·二八’的事可写的也有一些，但所见的还嫌太少，所以写不写还不一定。”^③

鲁迅先生当时准备写的文章的题材和内容都不详。以后也未见写出。

7. [红军西征记]——中篇小说 (1932年)

8. 五讲三嘘集——讲演稿集 (1934年)

鲁迅先生不仅擅长写作，而且精于讲演。关于他的讲演技巧，郑伯奇曾记道：“正和他的文字一样，因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细现象中，找出高深理论的具体根据，又能用素朴而深刻的日常言语，将这理论表现出来。”然而，由于反动派的种种限制，他后来连登台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一九三二年冬，鲁迅先生去北平时，党所领导

的左翼文化团体邀请先生作过五次讲演。其讲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觉”、“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再论第三人种”、“文艺与武力”。^④这些讲演，对当时北方文化界发生很大的影响。许多人认为，听了先生的讲演，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先生回沪后，本想把讲演稿整理辑印成册。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南腔北调集”题记中所說：“准备和我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即指此言。后来因为情随事迁，先生也就无意再作。现在“五讲”之中，只有“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觉”的二讲记录，经先生校对后收在“集外集拾遗”中^⑤。其余失传。

9. [母爱及其他]——散文集 (1936年)

10. [以四代知识分子为主题的长篇小说] (1936年)

11.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杂文(1936年)未完稿，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⑥。

二、翻译部份

1. [丕威林太短篇集]——芬兰，丕威林太 Pai väirinta，短篇小说 (1907年)。

2. 縊吏之縊——匈牙利，裴多菲 Petöfi, Sándor，短篇小说，名称一译作“絞吏之绳” (1907年)。

3. 紅笑——俄国，安特来夫 Л. Н. Андреев，中篇小说 (1908—1909年)。

4. 叛逆者——日本，有島武郎论文集(1925年)

5. 游莱尼多的遍历——苏联，爱伦堡 И. Эренбург，长篇小说 (1929年)。

“游莱尼多的遍历” Aventuras extraordinarias del Mejicano Julio Jurenito y sus discipulos，是爱伦堡一九二一年在比利时写出的一部小说。它被认为是爱伦堡早期的重要著作之一。内容写的是一个叫作游莱尼多的墨西哥人和他的七个门徒在欧洲游历的奇闻。在这作品里，爱伦堡以深邃的观察和锐利的讽刺，获得当时好评。

① “鲁迅全集”，第十卷，217页。

② “鲁迅全集”，第四卷，3—8页。

③ “鲁迅全集”，第九卷，353页。

④ 陆万美著：“追忆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北京文艺》，1950年3卷1期。

⑤ “鲁迅全集”，第七卷，621—624页。

⑥ “鲁迅全集”，(全集出版社版)，第六卷，641页。

一九二九年左右，受魯迅先生資助的“春潮書店”約請先生主編“現代文艺丛书”和“近代文艺丛书”各一輯。“現代文艺丛书”包括書笈十四種，都是蘇聯作家的名著。其中愛倫堡的這部作品，計劃由先生自己來譯。^①

魯迅先生藏書中有這本書的德文譯本，^②可能是準備翻譯此書用的。

6. 維多利亞——挪威，哈謨生 K. Hamsun，中篇小說（1929年）。

7. 霍善斯坦因論——蘇聯，盧那卡爾斯基，A.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論文（1930年）。

霍善斯坦因 W. Hausenstein 是德國的藝術史家。著有“畫社社會學”、“現代造型藝術”等書。日人昇曙夢所譯盧那卡爾斯基的“馬克思主義藝術論”，將盧那卡爾斯基這篇論文收入，作為附錄。魯迅先生曾根據這個日文譯本轉譯，改名為“藝術論”，列入“藝術理論叢書”，由大江書鋪出版。但未來將此篇附錄收入。

一九二九年先生給韋素園的信中說：“盧那卡爾斯基還有一篇論 W. Hausenstein 的覺的很好，也許將它譯出來併成一冊。”^③

一九三〇年，先生給柔石譯的盧那卡爾斯基的戲劇“浮士德與城”所作的後記中，也說道：“霍善斯坦因論由‘藝術論’的譯者譯出，光華書店出版。”^④此事後來並未實現。

8. [布羅斯基]——蘇聯，潘菲洛夫 Ф. И. Панферов，長篇小說（1930年）。

“布羅斯基”Бруски 是潘菲洛夫早年的一部巨著。他通過一個農村生產互助組的經歷，寫出蘇聯革命後階級鬥爭和集體化運動的發展。原書是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潘氏以此書而被目為蘇聯的名作家。

魯迅先生藏有這書的德文譯本。^⑤一九三〇年先生給李霽野信上說：“Panferov 的貧民組合就是一個鏈環的 Brusski，貧民組合是德文譯本所改。後來我收到一個不相識的人的信，說他已在翻譯，叫我不必翻譯，我答應了，所以沒有譯。”^⑥

按此書現有兩個譯本，一為一九三二年林淡秋譯，題名為“布羅斯基”，僅譯出其第一部。一為解放後金人譯，書名作“磨刀石農莊”，已將全書的四個部分全部譯出。

9. NoaNoa——法國，戈庚 P. Gauguin，文集（1933年）。

10. 昆蟲記——法國，法布爾 J. H. Fabre，科學讀物（1933—1934年）。

11. 果戈里選集（1935—1936年）

魯迅先生很早就注意果戈里 Гоголь 的作品。一九二九年曾計劃翻譯果戈里的“兩個伊凡吵架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том, как поссорится Иван-Иванович с Иваном Никифоровичем，作為“朝華小集”之一，未果。^⑦一九三四年曾譯出果戈里的“鼻子”Нос，署名“許遐”，發表在“譯文”創刊號上。^⑧

一九三五年魯迅先生又約人合譯“果戈里選集”六冊，預計在三六年出齊。其中第一冊為“狄康卡近鄉夜話”（Dekanka），第二冊為“密爾格拉德”（Mirgorod），第三冊為“短篇小說及小品集”（Arabesque），第四冊為“戲劇”，第五、六冊為“死魂靈”。先生計劃除譯“死魂靈”外，還要分譯其他小說。^⑨

同年末，給王冶秋的信上說：“想於明年出全，我所擔任的還有一半，而一個字也沒有，因為忙於打雜。”^⑩

此後，先生多病，仍勉力將“死魂靈”第二部譯出三章。其他則未得作。

三、編輯部份

1. 六朝墓志目錄（192?年）

魯迅先生對於繪畫、金石、碑帖，自幼就很感興趣。一九一五年前後在北京時，也曾置力於碑、帖的搜集和鈔錄，想從文物中來探索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藝術。截止一九三四年，搜購到拓本約有一千五

- ① 夏康衣譯“茶花女”（上海春潮書店版）書後“現代文艺丛书”廣告。
- ② Ehrenburg, Ilya Grigorievich. Die ungewöhnlichen Abenteuer des Julio Jurenito und seiner Jünger:……Berlin, welt-verlag, n.d.
- ③ “魯迅全集”，第十卷，20頁。
- ④ “魯迅全集”，第七卷，581—586頁。
- ⑤ Panferow, F. Die Genossenschaft der Habenichtse, Roman. Wien-Berli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n.d.
- ⑥ “魯迅全集”，第九卷，339頁。
- ⑦ 眞吾譯“接吻”（上海朝華社版）書內“朝華小集”預告。
- ⑧ “魯迅譯文集”，第十卷，629—661頁。
- ⑨ “魯迅書簡”（全集出版社版）847頁，849頁，867頁。
- ⑩ “魯迅全集”，第十卷，286頁。

百余种之多。此后虽然忙于写作，但对石刻的搜集和研究，仍然没有完全停止。

在这方面，先生编成未付印的有“六朝造象目录。”着手编辑未完成的有“六朝墓志目录”。^①

2. 艺苑朝华——木刻、绘画、雕刻选集(1929年)未出版的尚有“新俄艺术图录”等八辑。

3. 汉石画像 (1937年)

4. 城与年插图本 (1933—1936年)

一九三三年冬，曹靖华自苏联归，将亚历克舍夫所刻斐定 К. А. Федин 作的小说“城与年” Городо и годы 的插图原拓本，带给鲁迅先生。他看到后，深为珍爱。拟仿“士敏土之图”，出版一册“城与年插图本”。

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曾再函曹靖华，求其先作一“城与年”的概略，准备印在图的前面，使读者对本刻插图更加了解。三七年，曹氏所作概略寄到。先生就写了一篇小引^②，并与人合作为每幅画选附上说明^③，扶病亲为题字、作封面，准备立即寄往日本付印。但终因先生体弱事繁，未能如愿。直至十年后，一九四七年九月曹氏所译“城与年”出版时，这些画方得随书印出。画凡二十七幅，每幅旁边皆有鲁迅先生亲笔题字。^④

5. [十二个插图本] (1934年)

“十二个” Двацать 是俄国诗人勃洛克 А. Блок 在十月革命时期所作的一首著名的长诗。一九二六年，鲁迅先生曾为这诗的中译本作过后记。他说这诗“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时代的最重要的作品’”。^⑤

鲁迅先生准备复印“城与年”插图时，也有意将“十二个”的插图印出。这事在先生给曹靖华的信中曾谈到。^⑥

6. 版画丛刊第二种，陈洪绶绘博古页子(1934年)

按“博古页子”系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合编。其样本在先生逝世前已印出。一九三六年先生给郑振铎信中說：“博古页子早收到，初以为成书矣，今日始知是样本。”^⑦此书迟至一九四〇年，方得由郑振铎作为“中国版画史图录”第十三册印出。

7. 版画丛刊普及版 (1934年)

8. 德国版画集 (1934年)

9. [文学家画像] (1935年)

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想辑印绘画的、木刻的、雕刻的文学家肖像，以供画家和研究文学史的人们参考。

先生以为，这种书店是不会承印的。所以只有“自己印，缩小它。”^⑧另外，也曾计划过像“引玉集”那样，用珂罗版托日本东京著名印刷所去印。^⑨

10. 拈花集——苏联版画 (1936年)

11. [安娜·卡莱尼娜插图本] (1936年)

12. [E. 蒙克版画选集]——挪威，E. 蒙克 E. Munch, 版画 (1936年)。

E. 蒙克是挪威名画家。初期曾受印象派影响，后为德国绘画表现派的领袖。

“鲁迅全集”第十卷注释部份^⑩和張望編“鲁迅美术活动年谱”，^⑪都記謂一九三六年先生逝世前不久曾拟編“E. 蒙克版画选集”，但未見出版。

鲁迅先生藏书中有一九二三年德国德莱斯登出版的“E. 蒙克艺术集”一册^⑫，本集所选可能即本于此。

13. [瞿秋白遗文] (1936年)

为了纪念瞿秋白，鲁迅先生自一九三五年后半年起即开始搜集瞿秋白的遗著和选译，准备编印文集。这一年九月間曾致函郑振铎說：“关于集印遗文事，前曾与沈先生商定，先印译文。”^⑬

翌年，先生大病一場。稍愈，即又动手整理瞿秋白的译稿。五月下旬终于把“海上述林”的上卷编好，亲自交出付印。最近，上海发现了一张鲁迅先生的借书单。其中列有瞿秋白自己编就的文集和发表过他作品的“北斗”、“文学月报”等期刊^⑭。据此，可以知道在“海上述林”付印之前后，鲁迅先生确已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了。

① “鲁迅全集”（全集出版社版），第二十卷 642 頁。

② “鲁迅全集”，第七卷，703—704 頁。

③ “鲁迅书简”（全集出版社版），875 頁。

④ 曹靖华译：“城与年”（上海骆驼书局版），589—597 頁。

⑤ “鲁迅全集”，第七卷，397—401 頁。

⑥ “鲁迅全集”，第十卷，71 頁。

⑦ “鲁迅书简”（全集出版社版），584 頁。

⑧ “鲁迅书简”（全集出版社版），735 頁。

⑨ “鲁迅书简”（全集出版社版），844—45 頁。

⑩ “鲁迅全集”，第十卷，335 頁。

⑪ 張望編：“鲁迅論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版），215—234 頁。

⑫ Munch, Edvard, Edvard Munchsgraphische Kunst. Herausgegeben von Gustav Schiefler. Mitg. Abbildungen. Dresden, E. Arnold, 1923.

⑬ “文艺月报”，1956 年，10 月号。

⑭ 丁景唐：“记新版‘鲁迅全集’以外的佚文”，“上海文学”，1961 年第 9 期。